

狼烟起 胭脂灭

Langyan Qi
Yanzhi Mie

执剑、旋身、回首，目光所及，狼烟四起；
眉清眸暖，飒飒英姿，铿锵女子胜儿郎，谁可伴红妆？

安安◎著



狼烟起

Long Yu Qi
Yan Zhi Ming

胭脂灭

安安◎著

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狼烟起 胭脂灭 (上、下) / 安安著. — 石家庄: 花山文艺出版社, 2009. 8

ISBN 978 - 7 - 80755 - 677 - 0

I. 狼… II. 安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26523 号

书 名: 狼烟起 胭脂灭 (上、下)
著 者: 安 安

责任编辑 阎 丽
特约编辑 陈秀梅
责任校对 冯会洲
封面设计 80 小贾工作室
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(邮政编码: 050061)
(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)
网 址 [http: // www. hspul. com](http://www.hspul.com)
销售热线 0311 - 88643226/32/35/43
传 真 0311 - 88643234
印 刷 北京博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开 本 980 × 700 毫米 1/16
字 数 500 千字
印 张 40
版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
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 - 7 - 80755 - 677 - 0
定 价 49.80 元 (全二册)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·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

上
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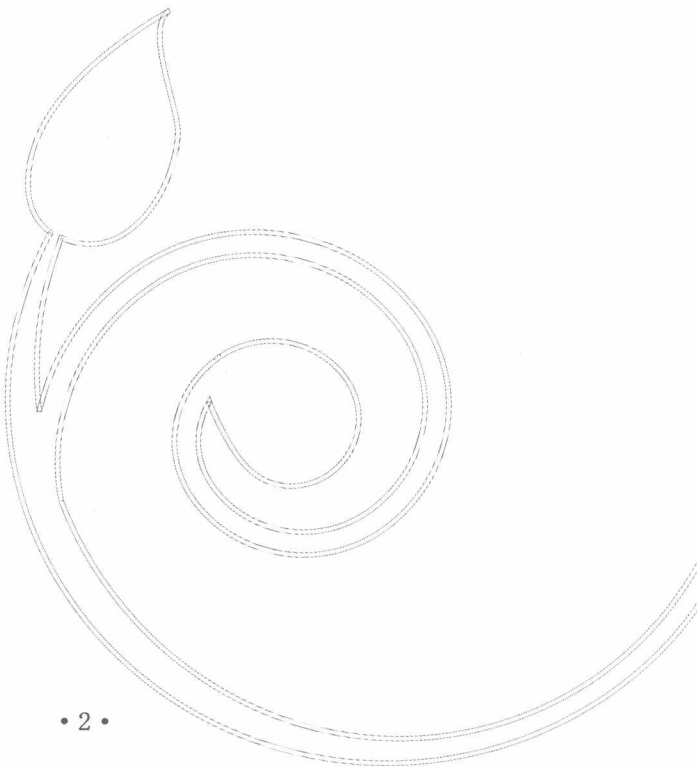
楔子 /1

卷一 情路 /3

- 第一章 夜魅迷城 / 5
- 第二章 雪落无声 / 15
- 第三章 皇子混混 / 25
- 第四章 巴掌伺候 / 40
- 第五章 淳的救援 / 50
- 第六章 水中柔吻 / 59
- 第七章 陌的本色 / 69
- 第八章 神秘红妆 / 78
- 第九章 追风逐月 / 90
- 第十章 赤奴惊魂 / 100
- 第十一章 丞相墓前 / 121
- 第十二章 柔肠百转 / 130
- 第十三章 苍隐桓帝 / 138
- 第十四章 寒夜之暖 / 162
- 第十五章 举掌握剑 / 175
- 第十六章 两两相依 / 188
- 第十七章 默默相守 / 200
- 第十八章 亡命追逐 / 206
- 第十九章 胭脂弥血 / 219
- 第二十章 彩云之南 / 232

卷二 战恋 / 235

- 第二十一章 有情两相知 / 237
- 第二十二章 夜奏军情急 / 244
- 第二十三章 二妃暗相争 / 252
- 第二十四章 高台共婵娟 / 260
- 第二十五章 战前的宁静 / 265
- 第二十六章 相见不相识 / 277
- 第二十七章 不露也锋芒 / 291
- 第二十八章 暴雨夜摧城 / 304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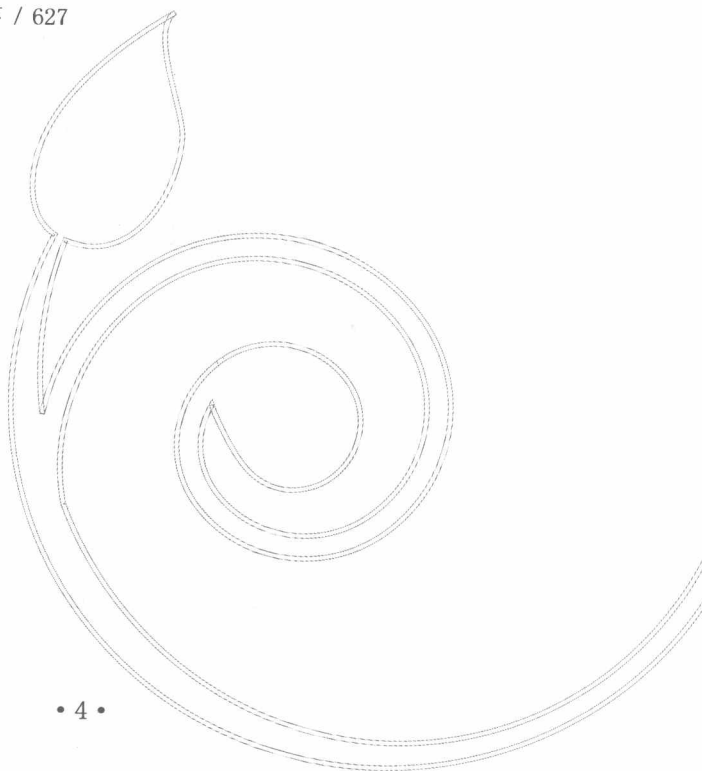
下册

- 第二十九章 谁是谁的谁 / 315
- 第三十章 命运的纠缠 / 344
- 第三十一章 舍命夺红颜 / 356
- 第三十二章 柔肠绕千般 / 369
- 第三十三章 双皇攻守战 / 388
- 第三十四章 潜在的危机 / 403
- 第三十五章 影随玉霞关 / 411
- 第三十六章 死亡的方向 / 419
- 第三十七章 宿命的转折 / 427
- 第三十八章 死当长相思 / 434
- 第三十九章 最后一份爱 / 443
- 第四十章 沉默的信仰 / 449

卷三 妆舞/453

- 第四十一章 剑啸朝堂 / 455
- 第四十二章 错综复杂 / 479
- 第四十三章 瀚淳来访 / 488
- 第四十四章 夜出苍都 / 503
- 第四十五章 漕州再战 / 509
- 第四十六章 公主之身 / 516
- 第四十七章 大战将临 / 521

- 第四十八章 以命偿命 / 527
- 第四十九章 初胜救援 / 536
- 第五十章 城破逃亡 / 545
- 第五十一章 战乱双生 / 548
- 第五十二章 瀚淳之殇 / 557
- 第五十三章 铁甲男子 / 573
- 第五十四章 再见修越 / 580
- 第五十五章 大难凌迟 / 584
- 第五十六章 惊·决战序曲 / 591
- 第五十七章 战·最后王牌 / 599
- 第五十八章 恋·爱的罪恶 / 612
- 第五十九章 倾·红妆夺魄 / 618
- 第六十章 恒·执手天下 / 627



第二十九章 谁是谁的谁



雾都，雍德宫瑰云殿。

“不——月儿——”粗重的叫喊声乍然响起！

几乎同时，大殿内外，数盏灯笼一齐亮了起来。身兼护卫职责的临昭飞也似的弹向内殿，只见身着单衣的奚桓双手撑在榻沿，面色惨白地坐着，神情有些呆滞，慌忙问道：“圣上，您怎么了？”

“月儿——”奚桓喘着气，反复念叨着，“朕梦见她有危险……”

“圣上，您别担心，臣很快就能查到月妃娘娘的下落。”临昭忧心忡忡地道，心中有种很不好的预感。圣上向来睡眠很好，现在竟开始做噩梦，看来他的身体状况不容乐观。

听了这话，奚桓勉强定了定神，有些怀疑地道：“是吗？”

“当然是真的。圣上，您还是早些睡下吧！天一亮，还得巡城不是？”临昭违心地道。

对于临昭的话，奚桓向来毫不怀疑，就伸手揉了揉额头，重新躺回榻上，“临昭，东城门这一闹，今晚应该不会再有什么事，你也好好休息吧！”

“是！”临昭赶紧低头退出内殿，心突突地猛跳，生怕奚桓发现他未将东城门的实际情况汇报完整。祝融先是派人来报城门突然受到雾烈骑兵攻击，险些被攻入，后又派人来报告说是城门已守住，但是那个叫小炭的贴身侍卫被掳走了，而且小炭还是女扮男装。他细想一阵，前两日见小炭的情形以及当时的奇怪感觉立时冒了出来，顿时惊得思维全都打结！

汇报的士兵走后，他隐瞒了实情，只将前半段禀报给帝王，没敢提及后半段，然后赶紧派凌峰带人火速前去军营核实她的真实身份。

圣上有多在乎月妃娘娘，他一清二楚！如果这名被掳走的女子被证实正是月妃娘娘……他不敢想下去！

“团主大人，凌大人在殿门外等您！”一个挑着灯笼的小宫女望望一直沉思不语的临昭，小声地道，生怕惊扰了在内殿休息的一国之尊。

莫不是……他心中一震，摆手对宫女做了个“嘘”的手势，三步并作两步走出去。见了凌峰，他赶紧将凌峰拉进外殿角落，轻言细语地问：“怎么样？”

凌峰一脸阴沉，未有只言片语，朝临昭递来个小包袱。

“这是……”临昭神色有些迟疑，多少年养成的沉着在这一刻竟显得不堪一击。

“这是……她留在军营的所有东西，请团主查验。”明显地，凌峰捧包袱的手在颤抖。

临昭脑袋一沉，大手一捞，三下五除二便拆开包袱，借着朦胧的烛光检查，翻了一遍，只是些日常衣衫，除一套女装外，其他都是男装。“呼——”他重重地吐了口气，感觉自己被压迫的神经一下子轻松不少，“就这些吗？”

“回团主，就这个包袱，没有别的东西留下。”

“确定？”

“确定。您交代属下不得查看，属下自然不敢擅自打开。”凌峰一五一十地道，神情疑惑。

“那就好！”临昭彻底放下心来，将散乱的衣物重新收好。偏偏就在这时，不知什么东西从一件衣衫里滑出来，掉在地上一声脆响！

临昭与凌峰相视一愣，两人同时弯腰去拾，当他们看清跌落地上的物体时，身体立时僵化！

那是一支看似朴实无华却名贵到极致的红玉钗，原主人系已故皇太后，即圣上生母。相传皇太后过世前，将这支钗转赠于当时的华妃——现苍隐皇太后，以表姐妹之情。之后，圣上就一直由华妃教养直至登基，这支钗后来作为已故太后遗留之物便传到圣上手中。一度得宠的景妃娘娘曾数次讨要，圣上均不允诺。而月妃娘娘入宫时，圣上竟以此作聘礼，亲手为她佩戴。宫女亦传月妃娘娘生性率直，不喜奢华之物，但对这红玉钗却极为喜爱，但凡大小宫宴，必戴此钗！

二人乍见此物，原本放松的心一下子跌进无底深渊，只觉得头重脚轻，浑身发麻。

而更要命的还在后面！

一双修长白皙的手如清风拂柳般抢先取走红玉钗，手的主人身影悠长，被忽明忽暗的烛光映在光可鉴人的地板上，随着火花的闪烁变幻跃动。

“圣上！”临昭与凌峰同时倒抽一口气，屈膝就跪，双眼紧闭，一副听候发落、万死不辞的表情。立时，殿中气氛极度静默，几乎可用万分恐怖来形容。

然而静候暴风雨来临的两人所等来的只是一阵沉默，死一样的沉默。

奚桓直直站立着，挺拔至极，却又纹丝不动，只紧紧攥着红玉钗，直到钗尾刺破掌心，一滴滴艳红的血从指缝间溢出来，落在地板上，滴答——滴答——诡异极了。

殿外风雨大作，殿内却安静得只听见血滴在地板上的声音。临昭骇然，以他对圣上的了解，若圣上大发雷霆还好，若如眼下这般……大大不妙！可他与凌峰，谁也不敢在这个时候率先说话。

先前挑灯值夜的宫女从殿外走了进来，见得如此情形，先是不知所措，等发现奚桓的手在滴血，赶紧慌里慌张地冲过来，跪伏在地，“圣上，您的手……奴婢这就去叫御医！”

“不许去！”奚桓紧咬的唇齿间迸出简短有力的三个字！

宫女察觉出不对劲，瞥见临昭的脸色，立即意识到是有大事发生，怔忡着一动也不敢动。

“告诉朕，她在哪里？”红玉钗一向不离她那柔滑的三千青丝，若她身处安全之境，这钗又怎会在此？

就这么一句轻得不能再轻的话语，但听在临昭、凌峰耳朵里，却与泰山压顶般别无二致。

……临昭一时语塞，无从说起。因为他从未想过，月妃娘娘居然身在军营，与自己擦肩而过好几次，自己竟未能辨认出来！

“朕要听实话！”对临昭的忠诚，奚桓绝无半点儿怀疑，可是他竟敢隐瞒实情……着实可恨！

“被雾烈军掳去的侍卫小炭就是月妃娘娘！臣也是刚刚得知。”

小炭，那个黑漆漆的小兵……是……是月儿……怎么可能？

灯影下，奚桓苍白的脸泛起痛苦的笑容。若论责任，他才是最失职的那一个。身为她的夫君，夜夜与她缠绵相对，自认对她身体发肤、音容笑貌都熟悉得不能再熟悉，可她明明就在自己面前，近得只需要他睁开眼仔细看一……可自己竟然认

不出她……现在他终于明白，那日在庄杰病床前，她并不是因为担心被降罪而哭，而是因为她与他仅咫尺之距，他却神思天涯。

奚桓，你怎么这么浑？连深爱的人儿也辨认不出，亏得你还口口声声妄言钟情于她！

钗尾又深几分！血滴落得更加急促！

宫女再也看不下去，从衣袖里掏出随身绢巾，大着胆子弓起身子，试着为他包扎伤口，但无论她怎么用力，就是没有办法扳开他紧握的手指！

“不用包扎了，朕的心比手痛！”一句听似平静的话语，却让三人无言。

即使是临昭，也从未见过他如此失常，不由得忧心忡忡，又自感难辞其咎，“臣失职，恳请圣上治罪！”

“治罪？治罪就能让她毫发无伤地回到朕身边吗？”奚桓轻声诘问，痛苦异常，临昭无言以对。

“追风也一并落入敌军之手！”凌峰补充道。

奚桓压根儿就没把这句话听进去，因为无论多名贵的东西都无法与他心爱的女子相提并论。此时，他脑中所想的是她落入敌营后的无数种可能！过了一阵，他无力地摆摆手，“临昭，你们……都下去吧，朕要静一静！”

这样就算结束了？凌峰不敢置信地望着同样感到不可思议的临昭。

“圣上，让奴婢为您包扎一下手……”

“不！”奚桓衣袖飘飘，舞动的风将时暗时明的烛火扇灭，颀长的身影迈着沉稳的步子隐于屏风之后，再也不发一言，只有他自己知道自己的心有多难受。

尚跪在地上的三人互望一眼，各自起身。

“你候在外殿，谨听圣上吩咐。今晚之事不得向任何人提起。”临昭对宫女吩咐道，又对大殿侍卫交代了一番，然后带着凌峰出殿。帝王宠妃被掳本就是件极度敏感的事，更何况月妃娘娘原是雾烈皇后，又是烈皇钟情之人。这消息一旦流传出去，反响显而易见。

原本以为圣上知悉详情会暴怒，可谁想圣上的反应竟如此令人难以捉摸！唯今之计只能尽快去打探娘娘下落，这事还不能是别人去办，必须他亲自去才行。临昭一边往外走，一边思索道。

“团主，咱们是不是应该先去敌营摸摸情况？”一出殿，凌峰就问。

“聪明！”临昭严肃的脸缓和不少，看来刺杀团团主之位后继有人了。他拍拍凌峰的肩膀道，“但只是本座一人前去，你留下。圣上的安全不容任何闪失，一切等

本座返回后再议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没有可是，这是命令！”

无奈，凌峰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临昭步履匆忙地消失在雨幕里。可谁也不曾发现，这个备受信赖的年轻杀手的脸上所浮现的是怎样一种怪异的表情！

雾烈前锋营刑房。

天黑漆漆一片，雨下得仍然很大，刑房内外，火把高举着，十分亮堂。一个尖脸士兵半垂着头，双手紧紧攥着一根长长的皮鞭，毕恭毕敬地站在自己上级面前，“将军，那女人的嘴太紧！属下已经严刑逼问了一个时辰，她竟然连半个字也不肯说！”

“蠢货！连这点小事都得本将亲自来！”骑兵副将横眉竖眼，大声咒骂着夺过下属手里那条血红的鞭子，急匆匆步入刑房。

尖脸士兵也赶紧跟着进了刑房，有些惶恐地道：“将军，她已经昏过去了！”

“谁让你把她打昏过去的？连逼供都不会！”骑兵副将双目圆睁，瞪得尖脸士兵一阵哆嗦。

“不……不是您说软的不行就来硬的吗？”尖脸士兵唯唯诺诺地道。

一听这话，骑兵副将高高扬起手中长鞭，作势就要朝尖脸士兵身上抽去。

尖脸士兵见状，赶紧补救性地道：“属下这就去打水泼醒她！”

“还打什么水，直接拉出去绑在外边的十字桩上！本将就不信她能熬得住，一个字也不说！”

“对对对！”

“还不快去！”骑兵副将脸一黑，悻悻地甩了一鞭在地上，啪的一声响，然后看也没看僵躺在地上浑身是血的人儿，大摇大摆地出了刑房，心想只要能审出个结果，攻城未果这件事就有了回旋的余地。

很快，尖脸士兵就将已晕过去的奚月绑在了露天的十字桩上。

在雨水的冲刷下，动弹不得的奚月很快被迫醒来，忍着全身上下钻心的剧痛，黯然地望着凶神恶煞的敌兵，撇撇嘴角，轻蔑地道：“还有什么招数，尽管使出来吧！”

“本将念在你是一介女流的分上，劝你还是乖乖将苍隐兵力的分布情况交代清楚为妙！否则……”骑兵副将一脸傲慢地站在屋檐下，并不时将手中的长鞭挥来

挥去。

“否则怎样？笑话！你以为凭你手下的几鞭子就能让我卖国求荣？”奚月头一昂，冷笑着道。想要她透露城中兵力部署？休想！

“好个伶牙俐齿的丫头！你以为本将会几鞭子就放过你？若你继续顽抗，本将就命人扒光你的衣服，然后把你丢给军营里的士兵们……”他阴险地笑道。

“无耻——”奚月脸色大变，却仍不示弱，张口吐了他一脸唾沫。

啪！结实的一鞭子！

她惨白的颈项之上立时浮现出一条血红印迹。她身体一颤，咬着牙关挺过去，连哼也没哼一声。

“你说还是不说！如若不说……下一鞭子可就不是打在你脖子上……而是你这精致的小脸蛋上！”浓眉一拧，骑兵副将面现狰狞之色。他就不信了，这世上还有不在乎容颜的女子！

她秀丽的双眸满是愤恨之色，却并无一丝惧怕，撇撇嘴角，不屑地道：“你休想从我嘴里得到半个字！”

“很好！有骨气！本将倒要看看你能嘴硬到几时？”骑兵副将一声冷笑，一松手，皮鞭落地，然后转身和身边的尖脸士兵耳语了一阵。

那尖脸士兵听完后，飞也似的跑走了。

密集雨水连绵不断地浇在她身上，散乱的长发紧紧贴在脸上，摩擦着鞭伤，那滋味只能用生不如死来形容。更糟糕的是，只要她一张口，雨水便不断往嘴里流。若不是因为绳索的束缚，她压根儿就站不起来。一向在皇宫中备受宠爱的她，如今却受此折磨，不论身体上还是精神上都承受着巨大的痛苦，可只要一想到自己深爱的桓、自己的国家，她就义无反顾。

“趁士兵们还没到，本将劝你还是识相点儿，乖乖地将苍隐军的兵力部署一五一十交代出来。”骑兵副将摆出个和蔼的笑容，引诱道。

筋疲力尽的奚月一声不吭，连看也懒得看他一眼。

讨了个没趣，他立即脸色一变，“敬酒不吃吃罚酒，这可是你自找的！可别怪本将不怜香惜玉。”

“副将大人，兄弟们到了。”尖脸士兵带着一小队尚穿着马靴的精壮士兵前来报到。

“喏，从现在起，你们就给本将好好招待招待她！”副将朝下属们使了个眼色，“但是要记住，务必给她留条小命，本将还指望着能从她嘴里得到更多情报呢！”

“你这个王八蛋！”用不着多想，她也知道这群士兵想干什么。

“你现在交代还来得及。”副将贼笑道。

“无耻之徒！我就是死，也不会告诉你半个字！”她奋力啐了一口，铁了心绝不妥协，即使所要付出的可能是她的全部。

“很好——本将倒要看看你的嘴能有多硬！”副将拍了拍手，然后转身就走。

副将一走，所有的士兵立即围上来，淫邪毕露。

忍受着饥饿与疼痛双重压迫的奚月狠狠瞪着四周数双邪恶的眼睛，神经一下子绷紧。

“现在想交代？晚啦……”尖脸士兵一阵怪笑，望着浑身湿透、曲线毕露的奚月，心里直痒痒，来回搓着手掌，朝四周的士兵们道，“兄弟们，这妞儿武艺不错，想必够野，够刺激……”

众士兵一听，顿时满脸尽显肉欲之色，如狼似虎地朝她走近数步。

“你们这群浑蛋！”她用尽力气咆哮，咒骂。

“哟，果然够味儿！”

……

无数双手争先恐后地朝她伸去！

“你们若再敢靠近我一步，我便咬舌自尽！”刹那间，她绷紧的神经被逼到崩溃的边缘。她宁愿死，也不愿被这些肮脏的手碰了身子！

看她决绝的神情，所有人都呆了一瞬。但紧接着，其中一人就伸手点住她的穴道，“咬舌自尽？爷们儿可真怕哟！”

七手八脚的，她身上的绳索很快被解开。少了外力的束缚，她疲乏的身躯一下子瘫倒在地。即使用力挣扎着想要逃离，可又怎能逃离得了这些罪恶、淫邪的手？滂沱大雨中，她的眼泪喷薄而出，她在满是雨水与泥浆的地上来回滚动身体，却依然改变不了即将被凌辱的命运。

哗哗的雨声、邪恶的笑声回荡在四周。她脑子里一片空白，本能地想抵抗，然而被鞭刑折磨后的她所能使出的力量实在太有限，身上的衣物越来越少，直到胳膊、背、双腿都裸露在这些穷凶极恶的士兵面前……

常年待在军营的士兵何时见过这等诱惑？个个眼里充血，欲望尽显，只恨不能将她一口吞下肚去。

无数张令人憎恨、厌恶的脸在周围晃来晃去，她求生不得，求死亦不能，心底一声沉重的叹息，完了……整个世界再无光明，全是黑暗。刹那间，很多幅不同的

血红画面疯狂地在她脑海里旋转起来，拼凑出一卷熟悉而又陌生的景象……好像有什么曾经经历、将要想起的东西从潜意识里涌了出来……但只是很短的瞬间，那画面清晰了，是一张完美无瑕的脸——桓！

桓，你在哪儿？救救月儿，救救月儿……

除了祈祷，她什么也做不了。一时间，委屈、愤恨的情绪充斥着她浑身上下！

雾烈前锋营主帐。

刚才还一脸戾气的骑兵副将站也不是坐也不是，直晃得帐中两名侍卫的眼都花了。

原想在皇上大婚之夜，趁苍隐军戒备放松、天下大雨、军心不定——这等天时、地利、人和的大好机会一举攻入城门，占据都城一角，再迎接后续兵力入城……好好的攻城计划，却就这么稀里糊涂地给毁了，不但攻不进城门不说，竟然连长官都牺牲了，想想都觉得窝囊！

好不容易掳回个苍隐兵，结果竟然是个女人，而且还是个嘴硬到极点的女人！这下倒好，等天一亮，主帅怪罪下来，那就糟了！

“报——”

正焦头烂额的副将听得这一声，立即神情振奋。未等前来报信的士兵跨进帐篷，一个三十几岁、神情内敛的男子带着几个全副武装的侍卫就旋风般冲进来，尚未站定，身上的雨水就已将地面浸湿一大片。

“侍卫长大人？怎么是您？”副将见得来人，双眼瞪得溜圆。皇上大婚，侍卫长应该守在丽城保护皇上安全才是，怎么会……

“皇上大婚，为的就是这一战，本想一举破城，谁想竟如此！席将军带着两万大军尚在五十里外，得知攻城失败，已就地扎营。”乐延伸手抹抹脸上的雨水，气喘吁吁地道。

“未能破城，小将稍后必亲自在主帅面前请罪……”副将脸色黯然，略略低头。

“先不说这个，你可知你差人送来的马是何人所拥有？”乐延急急地打断他。

副将一听这话，感到惊讶，“侍卫长大人不是代主帅来责罚小将的吗？”

“是否责罚自当由席将军亲自处理，本侍卫长只问你，骏马的主人是谁？”一路上，这个问题一直缠绕着乐延。当前锋营信使带着追风到达正在行进中的军队时，一直随军的公主府侍卫可罗一眼就认出它的身份。当可罗叫喊出它的名字时，乐延几乎怀疑自己听错了。十年前，他曾见少年烈皇骑着老一代追风驰骋在玉霞关战场

上，叱咤风云，而烈皇归国之后，他数次从驸马修越处听到“追风”二字。可以想象，能拥有如此旷世神驹的人，身份该是何等尊贵！

“是一名女子！”副将见乐延脸色变幻不停，虽满头雾水却不敢怠慢。

“女子？”乐延不禁眉头一皱。怎么可能？苍隐军团怎么可能会有女子？巨大的疑团冒出来。

“的确是名女子，千真万确！”副将重复道，又反问了一句，“小将派去报信的士兵难道没有向侍卫长大人说清楚吗？”

“她在哪儿？快带我去见见！”乐延解开身上的蓑衣，往地上一扔，快如闪电地朝帐门外闪去。

副将赶紧解释：“小将本欲逼问她苍隐军的部署情况，可这女子口风甚紧，软硬不吃……”

真啰唆！乐延不耐烦地白了他一眼，“快带本侍卫长去见她！没听明白？”

“是！”副将快步走到前面，领着一行人向刑房方向走去，心里一阵忐忑。若是给侍卫长大人见到……

渐近刑房，夹杂着雨声的笑声、说话声越发狂放！

“臭丫头，还垂死挣扎！”

“依本大爷看，你还是从了的好！”

“就是，爷会记得待你温柔点儿。”

……

乐延听到这里，疑惑地问：“这是什么声音？”

副将惶惶不安，哪里敢答？只是低头不语。

乐延起疑，遂加快脚步。一转弯，正见众士兵正于雨中百般调戏地上一个已衣衫凌乱、沾满泥水、几近全裸的女子，不由得怒从中来，一声大喝，“放肆！”

欲火高涨的众士兵听得这声痛斥，头脑顿时一片空白！

站在乐延身后的副将亦不敢说话，只是不断地朝士兵们使眼色，示意他们快退下。

乐延回头正好看见他的这一动作，怒火更盛，劈头盖脸一顿臭骂，“如此放纵下属，如何带军？军规里可有如此对待俘虏之说？岂有此理！如此行径与禽兽有何分别？”

“侍卫长教训得是……你们……还不快退下？”副将哆哆嗦嗦地道，与先前威风

八面的样子判若两人。他又转头朝乐延道：“属下原本也不想如此对待她，可她死也不肯交代情况，况且她还杀害了前锋将军……”

乐延狠狠地瞪了副将两眼，未再加批评，随手解开身上的披风，大步走入雨中。先前色狼般的一干士兵一股脑儿地弹开，神色惴惴不安，一会儿瞟瞟副将神情，一会儿瞄瞄乐延的脸色。

雨还下得很大，须臾即将乐延身上未湿的衣服浇透了。他走近蜷缩在地上，浑身都是泥水与伤痕的奚月，不假思索地将披风盖在她身上，然后蹲下身子，解除她被封的穴道，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穴道被解后，奚月满腔的怨恨都找到了出口，她拼着最后的力气张口就骂：“禽……兽！用不着……用不着你假好心，我……我就是死也……也不会让你们……得逞！”

多么熟悉的声音！乐延所有的感官顿时停止了运作，仔细端详这个明显已失去抵御能力的身体……不可能！他情急地伸手去拨开遮盖着她脸庞的湿发……

她摇头，想要避开他的碰触，但并不成功，倦怠的双眼满是恨意地望着乐延。

当那张毫无血色的脸完全露出时，乐延惊呆了，表情无比夸张，连说话声都在颤抖，“这……这是……这是真的吗？”毫无预兆地，他的眼泪夺眶而出！

乐延这一流泪，倒让奚月看呆了，一时也忘记了咒骂。

“胭脂……我的胭脂，我可怜的胭脂……”乐延双手无比温柔地抚摸着她的脸，激动得泣不成声！

奚月能感觉得到乐延似乎并无恶意，听清他说的话后，不禁纳闷，胭脂是谁？可是，几经折磨的她已经很虚弱，连睁眼的力气都几乎没有，更别提说话了，整个脑袋无力地垂在雨水中，眼皮也越来越沉重。现在就算这些人想把她怎么样，她也没有任何力气去反抗！

“胭脂，我是侍卫长，你说句话……你对我说话……”乐延捧起她的脸，轻轻地摇晃，百般疼惜。

刷——刷——

似乎有一些莫名其妙的画面从奚月眼前闪过！

“胭脂，你说句话啊！我是侍卫长，我是乐延……养你十年的乐延……”看着这双半睁着的黑白分明的眸子，感受着她眼里流露出来的陌生，乐延不禁悲从中来，不停叫喊的同时，热泪混合着雨水噼里啪啦往下掉，落在她脸上。

他是谁？他在叫谁？奚月看着流泪不止的乐延，还没琢磨出名堂来，就已被乐